往事如昨

忆四奶奶

孙景璞

从我记事起，四奶奶孙王氏就一个人过着清贫的日子。据说四祖父曾在东北经商，不知何年去世的。四奶奶有一个闺女已出嫁到朱由村，距本村十五华里，是小脚女人，不能经常回家。

四奶奶的娘家是西沙埠庄村，我奶奶的娘家也是这个村。她俩既是娘家姊妹，又是婆家妯娌，这是很少有的事。自然，我们两家的关系很亲近。

我祖父兄弟五人。祖父是老大，在家务农，二祖父、三祖父都在东北，情况不详。五祖父也在家务农。老弟兄们分家时，我家分得胡同东侧一处三间半土坯茅草房，四奶奶分得胡同西一处宅院五间茅草北屋，五祖父分得一处茅草南屋和一处西厢屋。他们两家共用一个院落、一个茅房、一个街门。后来四奶奶因为生活困难把西套间拆掉卖了木材。此房还有个后夹道，里面栽有一棵桃树、一棵花椒树。

四奶奶是一个要强要好的人。虽然她孑身一人，但是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净利落，她的穿着也是简朴洁净。除了家务活做得利索外，她还到田间去间苗、锄地、除草。住宅天井就是打麦场。成熟的作物收到场上，天天要多次翻晒。逢到阴雨天，还要抢在雨前把作物垛成垛，再用草苫苫起来。她垛的那个麦穗垛和大豆垛，下半部圆圆的，上半部尖尖的，像个艺术建筑。邻居们看了都夸赞。

她还是一个慈善的人，虽然她不富裕，却乐于帮助更贫穷的人。有讨饭的人上门，她都会给点吃的。如有老年妇女领着小孩来讨饭，她会把她们叫进家门，给她们做点吃的喝的。那老年人会双手合十，直给她鞠躬，说她是个大善人。

后夹道的桃子还不熟时，就会有顽皮的小孩来偷摘。四奶奶看见了，会说："孩子，那桃还不熟啊，不好吃啊。等熟了时，我一定摘些给你吃。"言而有信，桃子熟了后，她真摘了一些送到这个孩子家。

花椒树是个稀罕树，嫩叶可食。她总要摘一些送给邻居，让邻居把这些叶放在豆酱里，增加豆酱的风味。花椒熟了后，她总是剪一些送给邻居们。

在这花椒树上我认识了花椒蝴蝶，它的幼虫花椒虎，像蚕一样，体长五厘米左右，全身绿色。它第一胸节背上有一个分叉的小囊，触动时，会突然伸出来并散发出很难闻的臭气，人畜皆避之。这是它的自卫武器和自卫办法。

四奶奶年纪大了，不能自己到井上去挑水吃了。我母亲就给她挑，把水倒进她的水缸里。她很注意节约用水，有时接些雨水洗衣服。我能挑水了，我就学母亲的样子给她送水。她老人家总是过意不去。有时她闺女来家了，她总是把她闺女送给她的好吃的，给我一些吃。

有一年，我在县城读初中时，我叔父因病去世，有人把我叫回家。我到家一看，叔父已被安放在正间里，叔母因过于悲痛，失去理智，满街跑着哭喊。我上火了，闹起了眼疾。母亲让我到四奶奶家去休息。我静静地躺在四奶奶炕上，四奶奶精心地照顾我，一会儿给我去买药，一会儿给我水喝。有这么一个老太照顾我，我感到特别温暖。

上世纪50年代后期，四奶奶成了"五保户"，一切生活都由生产队照顾。老有所养，安度晚年，直到去世。

老柿树下

孙俊强

深秋的风一紧，故乡院墙外那棵老柿树的叶子便一天天少了，只剩下满枝的红柿子，一颗颗缀在光秃的枝头，像一盏盏小小的红灯笼，把渐冷的院子衬得暖烘烘的。一望见它们，我便想起故乡，想起在柿树下忙碌的母亲。

记得我小时候，母亲总在秋日里为全家张罗过冬的吃食。她踩着梯子，将熟透的柿子一个个摘下，搁在窗台上码得整整齐齐，红的似火，黄的似金。她又取来小刀，细细削去皮，用麻线穿成一串串，晾在屋檐下，风一吹，便渐渐晾成琥珀色的柿饼。那些柿子先是青黄，经了日头和夜露，一日日红透，像把整个秋天都收进了果肉里。母亲常说，柿子要经霜才甜，人心也要熬过苦处才有滋味。她还不肯闲着，忙着晒萝卜干、腌酸菜，白花花的萝卜条铺满簸箕，酸菜缸在墙根排成一溜。整个秋天，院子里都洒满阳光，飘着甜香。

到了夜里，秋虫唧唧，父亲会生起一炉火，一家人围坐在一起。父亲没上过学，全靠自己摸索识字，却极爱讲古。他讲霜降过后田地要歇息，讲老辈人怎样靠一季收成养一冬，讲二十四节气里藏着的庄稼人的智慧。他还讲村里的老人如何惜粮，说每一粒米都是汗珠子摔八瓣换来的。火盆里的炭火明明灭灭，映着父亲古铜色的脸，他的声音不高，却格外厚重，像秋天土地的回响。那时我只顾伸手去够炉边烤热的柿子，听得一知半解。如今回想，父亲讲的不只是农事，更是一个庄稼人勤俭持家、敬天惜物的本分。

有一年深秋，我从镇上住校回来，身上还穿着单薄的夹衣。夜里，母亲就着昏黄的煤油灯，从箱底翻出积攒的棉花，一针一线为我赶缝棉袄。屋里冷森森的，母亲的呵气在灯下凝成淡淡的白雾。我一觉醒来，灯还亮着，母亲仍弓着背，银针在发间划一下，再落进棉絮里，沙沙的声响像秋夜最温柔的歌。我翻了个身，眯着眼，看见母亲的剪影在墙上轻轻晃动，心里酸酸的，却不敢出声。天蒙蒙亮时，一件厚实的新棉袄已叠好搭在我的枕边。

秋日午后，是我们这群孩子的盛日。我们扛着长长的竹竿，悄悄溜到柿树底下，瞅准了，抡起竿子，扑簌簌一阵响，红彤彤的柿子便落进铺好的被单里。拣起一个，在衣襟上擦擦就啃，涩得直咧嘴，又舍不得丢。母亲见了，又气又笑，说还没到火候，得捂一捂。她把半熟的柿子藏进麦糠里，过了几日，取出时已甜得透心。我们便围着母亲，一人捧一个，吃得满脸都是柿汁，在秋阳下笑得格外明亮。

中秋前后，是院子里最热闹的时节。邻家的大娘、叔伯吃过晚饭，常来我家坐坐。母亲端出新炒的花生与新米煮的饭，父亲沏一壶粗茶。月光漫过院墙，把柿子树的影子长长印在地上。大家剥着花生，说着今年的收成，说到兴起，满院子都是笑声。还有几个柿子被切成瓣，拌上白糖，说是新吃法，尝一口，甜得人不禁眯起了眼。

后来我离开故乡，城里的秋天，再没有那样的红灯笼，也没有母亲的柿饼与父亲的炉火。每逢秋日，我便格外想家，多想再爬上树，为母亲摘下一篮最红的柿子啊。前些日子回老家，柿子又红了，母亲却老了许多，她佝偻着腰，依然为我拿了一碗柿子，笑着说："尝尝，今年格外甜。"

再回首，那满枝的红柿、母亲的身影、父亲的炉火与满院的月光，都静静缀在秋日的枝头，像一盏盏永不熄灭的灯，照着我走过一个又一个秋天。

方言撷趣

床而村与"烤腰了"

婴里

烟台市牟平区莒格庄镇有个"床而村"，据《牟平县志》记载：该村"明末建村，当时地势北高南低，北端高处形似枕，南部平川形似床，故名床儿，后演变为床而。"

凭此注解，其村名整体含义看似清楚，不过对其中"床儿"仍有疑惑：形似床，故名床儿，难道这"床儿"和"盖儿""花儿""小孩儿"一般是"儿化"音吗？

"儿化音"多表示"小、可爱、亲切"的感觉，偌大一个村庄既然不小，用"可爱、亲切"的口吻称说也不合适吧。

其实，这里的"床儿"应是牟平方言"床子"的谐音。

胶东村名此类情况还有几例。如，海阳市小纪镇有"亭儿崖"村，据村名来由说，该村建村时因村西山崖旁曾有一座亭子，故初名"亭子崖"，后逐渐演变成"亭儿崖"，其中"儿"也正是"子"的方言音变。还有莱阳市万第镇有"立儿山"村，该村"元末建村，因村南堵上多栗子树，取名栗子山，后演变为立儿山。"其中"栗子"以方言音先变为"栗儿"，后变为"立儿"。其"立儿"并不是有理有据的词语，它只是"栗子"方言读音的书写形式。

话说回来，"床儿村"之所以后来把"儿"又换作"而"，笔者推测也许是觉得从村名的角度看，"儿"作词尾有点不正规，不严肃，因为"儿化"给人以"小""轻"的词语色彩，所以就用同音的"而"替代，形成了一个奇特的村名——"床而"。

从发音原理来说，胶东一带方言音把一些名词词缀"子"由原来的舌尖前音读为一个弱化的舌头颤音，再简化为语音相近的"儿"音节，用汉字来记录只能写个大概齐，因此模仿字不确定，除了把"子"写为"儿"，有时候也写为"了"。烟台周围的方言区对这个变音"了"还专门编了一些顺口溜，如耳熟能详的就是"包了饺了面条了，大米干饭火烧了"之类。

除此以外，笔者在芝罘区见有的烧烤店招牌上赫然写着"烤腰了"三个大字，这是"子"变"了"的书面形式。这对于地道的烟台人来说，借助于烧烤店的语境或可以循音知义——"烤腰子"，可对不懂烟台方言的外地游客来说，简直就是一道难度不小的考题。

胶东村名中因为方言音的介入而产生的语音变化，有时还会带来村名探源的难题。据《牟平县地名志》记载：明朝时，稀有的"汉"姓来到牟平炮山之北、广河西岸落户，村以姓为名——汉家庄。后根据村子所居炮山的东西方位，分化为"东杭格庄"和"西杭格庄"。有学者撰文指出：遗憾的是，不知因何"汉"姓后继无人，于是更名"杭格庄"，并慨叹："汉"姓何来？因何无后？何时消亡？皆不得而知。近与牟平籍语言学家罗福腾教授网上交流，罗先生的观点是：这两个村名中的"杭"实际是"韩"字的韵母an，受后字声母（"家"弱化为ge，普遍写作"格"）的影响而变为"杭"的。强有力的证据是："东杭格庄"和"西杭格庄"两个村庄，有很多姓"韩"的村民。所以，罗先生的结论是："杭"其实来自于常见姓氏"韩"的音变，与"汉"无关。罗福腾先生早年就著有《牟平方言志》和《牟平方言词典》等学术力作，其观点值得我们重视。